

纳兰性德词曰：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”谢朓诗曰：“平生一顾重，宿昔千金贱。故人心尚尔，故人心不见。”如此种种，古人关于人情反覆的诗句不胜枚举，而关于人性的观点也蔚为大观。有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出性善论、性恶论、性无善恶论的，有从认知角度提出理性是人的本质的，有从宗教角度提出原罪论的，有从生理性角度提出人是欲望的奴隶的……然而人是如此的复杂，以至于单从某一角度、先验地、形而上学地对人性做出定义，都无法深刻洞察人性动态的、实践的、生成的内涵。关于人性的讨论，实质是在讨论人的本质、人的标准，间接地也在讨论人应该如何生活，也就是如何实现人的价值与意义。

人创造自己的历史，人是自己的创造者

马克思指出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人创造自己的历史，人是自己的创造者。恩格斯提出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。恩斯特·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提出，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就是矛盾，人生充满了问题和矛盾。如果人们能认识到，所谓人性不过是人在与自然、社会等环境互动中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实践产物，而不是静止的、先验的、形而上学的命题，关于人性的讨论就简单了很多。

人具有主体性、历史性、目的性、矛盾性、创造性、实践性、社会性、文化性……人是有限的、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、实践的存在。黑格尔认为，本质是过去的存在。对个人来说，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，在人的意识与实践中历史性的生成与展开。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认为，决定人生

的并非过去的经历或经验，而是个体当下赋予这些经历的意义及选择的生活方式，人拥有改变现状的主导权，但常因缺乏勇气而维持现状。

萨特存在主义指出，对于物来说，是本质先于存在，而对于人来说，则是存在先于本质。不过，我认为本质是存在的本质，本质是主体意识对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认知，是对存在的抽象把握。对于物来说，存在与本质是并生的，它们不

人性：创造与束缚

应该分先后。而人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，他的本质是在历史的实践中动态展开、逐步形成的，因此，对于人来说，存在先于本质，本质在存在中不断生成。

威廉·巴雷特在《非理性的人》中提出：“人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可以现成地交给他。毋宁说，他从他的自由以及他置身的历史条件造出他自己的本质。正如奥尔特加-加塞特所说，人没有任何本质，只有一个历史。”

恩斯特·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也有类似表述，他进一步强调：“人的突出的特征，人与与众不同的标志，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，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，而是人的劳作（work）。正是这种劳作，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，规定和划定了‘人性’的圆周。语言、神话、宗教、艺术、科学、历史，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。”

生物、心理、自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

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生物—心理—社会观点，影响人格的三大因素如下：一是生物学影响，含遗传、生物化学及神经等，如遗传决定的气质、自主神经系统反应、脑活动等；二是心理影响，如情绪、潜意识、目的性等；三是社会文化影响，如童年经历、文化期望、社会支持等。

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了生物生

理、心理的、环境的（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）等三方面的重大影响，我们既不能说基因决定了一切，因为基因也会变化重组。我们也不能说环境决定了一切，因为人们也在不断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改造自然环境。心理因素也是如此。人与环境既各自为自变量，又互为因变量。人是环境的一分子、一部分，因此，终究是环境的影响更大一些，环境限制了可能性实现的范围和水平。从个人角度讲，具体的、个人的本质，实质上是人在生物生理层面、心理层面、社会文化层面与环境互动的、实践的过程和结果。而从社会性、历史性角度讲，总有关于人的社会性历史规范（群体性的人性）存在。抽象的、群体性的人性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性、文化性和时代性的需要。

人的生物生理性具有基本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倾向性，而人之所以

为人，是人的主动性、创造性、社会文化性、实践性创造了人的本质。失去了社会文化性，人可以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加凶残和无耻。

对于个人来说，人的思想、行为具有选择性，人的意识和行为对于人的自我生存、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具有自我限制和自我超越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。当你有可能、有能力做某事时，因为胆怯、懒惰或者判断错误而放弃，就会因为自身主观性而落入自我限

制的情境。当你主动探索、主动把握主客观因素，又可能会在主动创造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。自我实现的自我限制和自我超越作用，体现了人的自由和不确定性。

人性是什么？人的本质是什么？这是个形而上学的问题。除了人的自然属性，理论上人有本质，而实际上没有。或者说除了生物因素、人的自然属性之外，人并没有固定的本质，只有可能性和倾向。可以简单地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，理论上人具有三个倾向性的本质：生物性、生理性的本我（生物性的我），实践性、社会性的自我（实践性的我），理想性、创造性的超我（形而上学的我）。而群体性的人性在此之上，还具有显著的社会性、文化性和时代性特征。

人性是自由的，人的本质、人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定义，自我实现，

自我创造。当然这种定义、这种自由必然要受到客观环境、规律、社会规范等的制约。人通过他人、通过历史、通过反思、通过实践而成人。人性的历史是由无数条以“生物性本我”为基线轴线，“实践性自我”上下起伏交织的波浪线组成的，而“生物性本我”也并非是一条直线。

历史的枷锁：三个隐形垄断
历史上，有三个隐形的权力垄断形式：一是以血统传承垄断权力；二是以财产私有、传承和资本垄断为形式，限制合理竞争、垄断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，压榨劳动者的生存空间，剥夺劳动者合理的劳动成果与报酬；三是通过提高教育成本，形成知识垄断。马克思指出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。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是打破血统传承的权力垄断、知识与资本的垄断，让每个公民通过教育和劳动实践，自我觉醒，自我革命，努力实现人的价值、人的本质、人的自由。

绝对的自由是虚幻的形而上学的安慰剂，人拥有的是意识、主动性和选择权。自由不过是对这三者的抽象和对象化，鉴于人的实质性的被困，人们一向谈论的不过是自由度罢了。

约瑟夫·巴特勒在《十五篇布道》中写道：“对我们来说，可能性

就是生活最好的指南。”概率是我们决策中的实践准则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我们不是靠规律、规范或者真理而生活，我们实际依靠的是概率，是我们对事物发展的概率判断来作出抉择的。如果理解了这些，突然发现古人的占卜并非是毫无意义的迷信。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，我们只是站在了文化的肩膀之上。

朝乾夕惕，知雄守雌
《周易·说卦传》称：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”没有先天的善恶，无论是个人善恶的内在需求，还是外在的社会规范，都是逐步建立起来的。善是优先的选择，却不是必然的选择。情性、溺性、贪婪是人性的弱点，情感与欲望支配着大多数人。“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径”，普通人喜欢走捷径，喜欢侥幸。而古人早就提出了“君子不处幸”“王者不以幸治国”的概念。

《陈书》中有魏征对后主陈叔宝的评语，发人深省：“观魏列辟，纂武嗣兴，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，合德天地，高视五帝，俯协三王，然而靡不有初，克终盖寡，其故何哉？并以中庸之才，怀可移之性，口存于仁义，心怵于嗜欲。仁义利物而道远，嗜欲遂性而便身。便身不可久违，道远难以固志。佞谄之伦，承颜候色，因其所好，以悦导之，若下坂以走丸，譬顺流而决壅。非夫感灵辰象，降生明德，孰能遗其所乐，而以百姓为心哉？”“仁义利物而道远，嗜欲遂性而便身”可谓深刻。《周易》曰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朝乾夕惕，终身之业也。立志、学习、实践——自我实现。有志、有识、有行、有恒。柔节先定，先机后事。未得天机，则隐于德；已得天机，则致其力，远其德。守弱节而坚之，晋雄节之穷而因之。此知雄守雌之道也。

『老师』二字的重量

身为教师，翻阅肖复兴先生《亲爱的老师》一书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竟湿了眼眶。在书中，肖复兴回望从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，那些身影平凡如尘埃，却生动鲜活，那些藏在日常褶皱里的温柔与坚守，不仅让他拾回了被照亮的青春，也让我这个新时代教育工作者，重新思考“老师”二字的重量。

肖复兴笔下的老师，从无完美人设，却个个立得住，像极了我们身边每一位默默耕耘的教育同行。他们各有各的生活困顿，各有各的人生遗憾，各有各的性格，可一旦面对孩子，便会收起一身疲惫，多一分耐心，多一分体谅，多一分藏不住的偏爱。比如92岁离世的高挥老师，是我国第一代空军将领之女，曾奔赴西北、远赴朝鲜，戎马半生后，归于三尺讲台，作者对高老师的关怀，如一条奔流不息的河，从中学时代蔓延至今，六十余年，从未干涸；田增科老师严厉在外，心软在内，以严苛为铠甲，守护孩子的成长，以无声为伴，照亮孩子的前路；还有童心未泯的张老师、爱篮球的赵老师，把课讲得活色生香的几位任课老师，他们或热情奔放，或沉静内敛，或清贫却始终向阳，各以其道，在孩子心底种下了温暖与希望的种子。

读这些故事，我便忍不住想起自己的教学生涯，也

渐渐读懂教师本分的核心——看见与接纳，更生出一份对这份职业的深思。肖复兴笔下的老师们，从不以分数论高下，他们看得见每个孩子眼底的迷茫与脆弱，也接纳每个孩子身上的不完美，这份“看见”，恰是教师职业最珍贵的底色。就像书中所写，他们会记得孩子的小喜好，会在孩子犯错时留一份包容，会在孩子迷茫时轻轻伸出手，一句鼓励、一个眼神、一次耐心的倾听，便足以将陷入困境的孩子，重新拉向正路。肖复兴在序言里说，老师是衔接家庭与社会的链环，是孩子成长路上的桥与船，我们的职责，不过是陪他们走过崎岖颠簸，看遍两岸风光，帮他们织网、补网，捕捞成长里的收获，而非让他们空手而归。这份职业，无关功利，无关荣耀，只关乎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珍视。

肖复兴以半生回望，以文字为念，记下对老师们的感恩与怀念，这份深情，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应。书中，肖复兴遗憾未能让高挥老师看到这本书，这份遗憾，也让我愈加懂得，教师的付出，从来不是为了索取回报，却总能在不经意间，收获最纯粹的认可。我们或许记不住每一个教过的孩子，可每一个被我们照亮过的孩子，都会记得，曾经有一位老师，真心对待过他、守护过他。

肖复兴说，那些老师，如春风拂过他的青春，如春雨滋润他的岁月，又如一张张弓，将他如箭般放，飞出校园，步入人生。其实，这便是每一位教师的真实模样。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没有波澜壮阔的壮举，只是在三尺讲台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以微光育微光，以初心赴初心。我们教孩子识字读书，更教他们热爱生活、坚守本心；我们陪孩子走过青涩懵懂，更让他们在温暖里，长出直面人生的勇气。

合上书页，那些平凡而温暖的身影，依旧在眼前浮现，挥之不去。肖复兴用文字告诉我们，何为好老师，何为教师的本分。好老师，是平凡中的坚守，是琐碎中的温柔，是迷茫中的点灯人；教师的本分，是看见每一个生命，是滋养每一份成长，是用一生的赤诚，照亮孩子前行的路。这份职业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唯有脚踏实地，以心换心，方能不负“老师”二字的重量，不负每一份信任与期待。



随手拍·悦读

肖本祥 摄影

一条大河的千年回响

——读刘汉俊《江天万里》

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，长江从来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，更是一道流淌千年的文化血脉。它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，横贯中国腹地，滋养了广袤的土地，也孕育了璀璨的文明。

刘汉俊的《江天万里》以散文的灵动与思想的深邃，为我们绘制了一幅长江文化的精神地图。这部作品超越了传统山水文学的藩篱。它在江河书写中熔铸深沉的历史思索与文化探寻，构筑起一个兼具地理广度与精神高度的长江世界。读罢掩卷，仿佛仍有江涛之声在耳畔回响。那是千年文明的脉动，也是作者深沉情感的流淌。

刘汉俊的笔触，兼具诗人的敏感与学者的严谨。当他描绘长江的自然景观时，文字仿佛有了色彩与温度。他写道：“江水如一匹抖动的绿绸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碎金般的光芒。”这般描写不止于视觉的呈现，更是一种情感的注入。他不是站在岸边的旁观者，而是融入江水的参与者。

他写三峡之险，不独描摹山势的陡峭。他将船夫的号子、纤夫的绳索、崖壁上的栈道一并铺陈，让自然景观与人文记忆交织成一幅立体的画卷。那号子仿佛穿越时空而来，粗犷而苍凉，是人与激流搏命的呐喊。那栈道蜿蜒于绝壁之上，每一寸都刻着先民生存的艰辛与智慧。

这样的书写，使《江天万里》中

的长江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，更成为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之所。读者仿佛能看见江水拍岸的浪花，能听见船工们此起彼伏的吆喝，能感受到那份与江河共存的坚韧与勇毅。

作为文化散文，这部作品最动人之处，在于其对长江文明精神内核的深掘。

刘汉俊以敏锐的文化洞察力，捕捉到长江所承载的独特精神气质——包容、坚韧、灵动而深邃。他写屈原在汨罗江畔的徘徊，将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忧思，与江水的不息流淌融为一体。他写李白在采石矶的放歌，让“天门中断楚江开”的豪迈气魄，在浪花翻涌间熠熠生辉。他写苏东坡在赤壁的沉思，将“大江东去”的时空浩叹，凝结成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永恒坐标。

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踪迹，在作者笔下化作解读长江文化密码的钥匙。长江见证了他们的人生起伏，而他们则以诗文为这条大江注入了不朽的灵魂。刘汉俊将这些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珍珠一一拾起，串联成一条璀璨的精神项链。

我们由此看到：长江如何以她的磅礴与包容，滋养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；又如何以她的深沉与灵动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。

刘汉俊的语言，既有古典散文的凝练典雅，又融入了现代汉语的灵动鲜活。整部作品结构开阔而不

失严谨。既有宏大的历史叙事，又有细腻的个人感悟。他写山川风物，笔力雄健；写人物掌故，情致深婉；写生态忧思，沉郁顿挫。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把控，使全书读来如行云流水，酣畅淋漓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散文风格。

读完《江天万里》，我们仿佛随作者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壮游。这不只是一次对长江地理的巡礼，更是一场对中华文明精神的探寻。

从金沙江的激流到三峡的险滩，从荆楚的大地到江南的水乡，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，穿越六千三百多公里的角度，也穿越数千年的时光。作者以散文的形式，为我们打开一扇理解长江文化的窗口。我们由此看到，这条母亲河如何以她的乳汁滋养了一个民族的灵魂，如何以她的波涛塑造了一种文明的品格。

那些曾经在江边吟咏的诗人，那些曾经在江上搏浪的船工，那些曾经在江畔劳作的先民，他们的命运与这条大江紧紧相连，他们的精神与这条大江一同流淌。

不了解长江，就不了解中国；不读懂长江文明，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精髓。刘汉俊的这部作品，既是对长江的致敬，也是对中华文明的沉思，为当代文化散文写作树立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标杆。

当我们合上这本书，那条大江依然在远方奔流不息。而它的千年回响，已经深深印在了读者的心中。

麦浪藏往事 乡土寄深情

——读散文《风吹麦浪的岁月》

□张明

品读吕海波老师的散文《风吹麦浪的岁月》，我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。文章以朴实无华的语言，回望一段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，将田园景致、邻里情谊与青春往事娓娓道来，字里行间饱含深情，读来温润人心，耐人寻味。

作者在文中真实还原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插队生活。1977年春天，吕海波告别校园，奔赴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街一队插队。云阳镇曾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、誓师东渡奔赴抗日前线的红色热土，他便在这里开启了知青生涯。春日耕耘播种，夏日收割打场，秋日巡渠灌溉，冬日平整田地，四季农事接连不断。田间劳作的艰辛、乡村生活的质朴，都被作者如实记录。朝夕相伴中，他深切体会到乡民勤劳坚韧的品性，也被众人厚道善良、热忱待人的本心深深打动。

在作者看来，这段插队经历不单是人生过往，更是一场成长蜕变。艰苦的乡间岁月磨炼了心智，淳朴乡情滋养了心灵，让他常怀感恩之心，勇挑肩上重担，也积淀起浓厚的家国情怀。作者坦言，这段岁月铸就的品格胸襟，让自己终生获益。这份真挚感悟，为文章筑牢精神内核，更易触动读者内心。

我在阅读文章时，发现作者笔下的人物生动鲜活。豌豆爷、德全叔、李新续、明霞婶、莲花嫂等邻里乡亲，性格各异、风采鲜明，勾勒出温情满满的乡村画卷。其中对孔凡信的描写尤为细腻：他年少聪颖，酷爱读书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还精通珠算。年末核算账目时，他指尖灵动利落，尽显少年才干。文中还记述了孔凡信与冯巧娃纯粹美好的乡间情愫，二人情投意合，奈何世事更迭留下遗憾。这段略带怅然的往事，成为青春里温柔的印记，也让那段岁月愈加真实动人。

三年插队时光里，惠棣娃不离不弃的陪伴，同样令作者难以忘怀。惠棣娃品性踏实忠厚，劳作时常处处照料、热心相助。二人一同巡渠务农，并肩攻克艰难，在清贫艰苦的岁月里彼此扶持。这份纯粹真挚的情谊，温暖了青春年华，成为他心底无法磨灭的美好回忆。

时光倏忽远去，昔日熟识的乡邻相继离世。每每听闻故人消息，作者难免心生感慨、满怀思念。云阳东街一队这片红色的热土，留存着作者最美的青春年华，也见证着人生重要的成长蜕变。风吹麦浪的旧日时光，心地纯良的乡里乡亲，早已深深镌刻在他的心底，成为此生念念不忘的牵挂。

这篇散文文字质朴却饱含力量，情感深沉又内敛含蓄，留存下珍贵的岁月片段，传递出知恩向善、坚守本心的人生态度，它既是作者个人的青春追忆，也是一代人独有的时代印记。